

从《华阳国志》看西南地区的原始崇拜

才 颖 罗业恺

提 要：西南地区历史悠久、民族众多。作为一部重要的地方志，《华阳国志》在保存西南地区历史、地理资料的同时，还保存了大量有关西南地区原始崇拜的信息。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整理、归纳可以勾勒出远古到东晋年间西南地区原始崇拜的大貌。

才颖，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成人教育部教授；罗业恺，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辅导员。

主题词：华阳国志 西南地区 原始崇拜

东晋蜀郡常璩（字道将，约 291—361）所撰《华阳国志》，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志之一。其书旨在赞誉西南地区文化悠远，人才济济，保存了丰富的西南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史料。西南地区民族众多，《华阳国志》较为客观、详细地记录了古代巴、蜀、汉中、南中四地各民族的历史、分布、族属、特征、风俗，成为后人倚重的信史，其中保存了大量各民族原始崇拜的资料。

一、《华阳国志》中所记录西南地区原始崇拜小考

（一）自然崇拜：西南地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宜人的气候，人类很早就在此生产、生活。古代的先民在生产、生活的过程中，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很大。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低下，自身认识能力有限，先民们不可避免对支持自身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崇敬的心理，以“万物有灵”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身边的一切，将自然界的事物人格化，并加以崇拜。

1. 山川

泽水神：《巴志》：“鱼复县，……又有泽水神，天旱，鸣鼓于旁即雨也。”^①左思《蜀都赋》：“潜龙蟠于沮泽，应鸣鼓而兴雨。”注曰：“巴东有泽水，人谓有神龙，不可鸣鼓。鸣其傍即便雨矣。”今天在不少地方都有所谓的“喊雨”现象，

在地势较为封闭且空气流动不畅的高山或深潭边，空气中的水汽处于饱和状态，只要有一点小小的振动，便会破坏小范围内气候的稳定。人们高声叫喊的声波引起空气的振动，当空气中的已经饱和的水分子受到声波的振动后，引起局部短时间的阵雨现象。先民无法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，遂归功于神，以此为神迹加以崇拜。

江神：《蜀志》：“（李冰）见两山对如阙，因号天彭阙；仿佛若见神。遂从水上立祀三所。祭用三牲，珪璧沈湫。”关于此祠的所在地和祭祀对象，任乃强先生认为“其所指建神祠处，与兴建都江堰水利有关也”，“其祀，为江渎神庙之始”^②沈璧是古代盟誓或祭祀时所采用的一种仪式。《国语·晋语四》：“公子曰：‘所不与舅氏同心者，有如河水。’沉璧以质。”李冰将这种中原祭祀仪式带到了蜀地，当是为构建水利工程，安抚蜀人之举。常璩还记录了李冰与水神的要约盟誓：“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，立水中。与江神要：水竭不至足，盛不没肩。”由此看来，当时蜀地对江神的崇拜势力颇大，即使是人力已达成的治水效果，亦要与虚幻的江神结合方能安民众之心。

江神：《蜀志》：“江原县，……有青城山，称江祠。”任乃强先生认为“‘称江祠’，三字难解”^③。但这无疑是一祭祀江神的祠堂。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得成都平原沃野千里，常璩赞誉其

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，时无荒年”，给予李冰极高的评价。1974年在都江堰渠首河床发现园雕李冰石像，胸前刻“故蜀郡李府君讳冰”，右袖刻“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”，左袖刻“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”，建宁为东汉灵帝年号，建宁元年为168年。说明在汉代，李冰已经成为镇水之神，此祠祭祀之江神或为李冰。

水神：《蜀志》：“邛都县……余多恶水，水神护之，不可污秽及沈乱发，照面则使人被恶疾，一郡通云然。”此水神传说当是先民为保证饮用水源清洁所造，得到了一郡民众的普遍认同。这种为保护水源而产生的对水的崇拜在蒙古族称为“水忌”，蒙古人认为水是纯洁的神灵，忌讳在河流中洗手、沐浴，更不许将脏东西投入水中。作于13世纪的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中记载：“不冒渎水神，国人确不浴河，其衣至损不解浣濯。”这一习俗甚至上升到了律法层面，《成吉思汗法典》第58条：“保护水源，不得在河流中洗手，不得溺于水中。”究其原因，水在草原上是珍贵的资源，蒙古人逐水草放牧，没有清洁的水，蒙古人就无法生存。由此可见，蜀地先民很早就意识到了保护水源是关系生存的大事，当时无法以法律来约束民众的行为，对水神的原始崇拜起到了原始法律的作用。

黑水神：《南中志》：“滇池县，……有黑水神祠。”考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滇池，……有黑水祠。”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：“滇池……北有黑水祠。”今昆明东北郊15公里的龙泉山麓有黑龙潭道观，据清云南总督阮元考证，此观即汉代之黑水祠，并书大匾“汉黑水祠”，悬于黑龙宫前。又考《清一统志·大理府》云：“黑水神庙，在云龙州，澜沧江滨素有风涛覆溺之患，建庙以祀江神遂息，每岁春秋致祭。”可见此黑水神即是云南先民对水崇拜的化身，当地水神皆名为黑水神。

山神：《南中志》：“蜻蛉县，有盐官、濮水。禺同山，有碧鸡、金马，光影倏忽，民多见之；有山神。汉宣帝遣谏议大夫蜀郡王褒祭之，欲致鸡、马。褒道病卒，故不宣着。”《后汉书·哀牢夷传》：“青蛉县，禺同山有碧鸡、金马，光景时出见。”山神所居之地，鸡与马都蒙上了神秘

的色彩。

水中除了保佑万民福祉的水神之外，还有可兴风作浪的水怪。

水精：《蜀志》：“（李冰）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。”又“或曰：冰凿崖时，水神怒，冰乃操刀入水中，与神斗。”此水中精怪亦是当时蜀人对水的原始崇拜的另一表现。蜀人对水有着原始崇拜，将水人格化，风调雨顺时认为是主善的水神在起作用，而狂风暴雨出现时，蜀人不相信善良的神会兴动灾害，又造出主恶的水精。和其他地区对水原始崇拜呈现一个水神、善恶一体不同，蜀地对水的崇拜呈现善恶异体的特点。此外，蜀人认为巨石可战胜水怪，其原因当是先民看见滔滔洪水冲毁栖身的家园和赖以生存的田地，而巨石可免于其难，便相信巨石能镇压水怪而加以崇拜。

2. 气候现象

雷神：“梓潼县……有善板祠，一曰恶子。民岁上雷杼十枚。岁尽，不复见，云‘雷取去’。”任乃强先生考证此祠当时为雷神祠^④。先民从天空中雷电令人恐怖的闪光和巨大的声响中幻化出雷神形象，对雷神的原始崇拜是全球性的，费尔巴哈曾经说：“天才的希腊人也干脆地把最高之神叫做雷神。那个Thor或Donar，即雷神，在古代日耳曼人，至少北方日耳曼人，以及芬兰人和列多尼人中，也是最老的最尊的最受普遍崇拜的神”^⑤。

3. 动物

灵龟：《巴志》：“胸忍县，……咸熙元年，献灵龟于相府。”又“涪陵郡，……山有大龟，其甲可卜；其缘可作叉，世号灵叉。”《尔雅注疏·释鱼》：“二曰灵龟。”注：“涪陵郡出大龟，甲可以卜，缘中文似璊瑯，俗呼为灵龟。”《水经注·江水》：“江水又东，右得将龟溪口，《华阳记》曰：‘胸忍县出灵龟，咸熙元年献龟于相府。’言出自此溪也。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很早就把龟作为通灵之物，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中“元王曰：‘龟甚神灵，降于上天’”，又“王者发军行将，必钻龟庙堂之上，以决吉凶”。张衡《灵宪》：“苍龙连蜷于左，白虎猛据于右，朱雀奋翼于前，灵龟圈首于后。”巴蜀地区的灵龟崇拜和中原的龟卜信仰密切相关，受中原卜筮文化

的影响,巴蜀先民也认为灵龟有灵性,知吉凶,可充当神与人沟通的媒介。

神马:《蜀志》:“会无县,……有天马河,天马日千里,后死于蜀,葬江原小亭,今天马冢是也。山有天马祠。民家马牧山下,或产骏驹,云‘天马子’也。今有天马迹,厥迹存焉。”又《南中志》:“滇池县,……长老传言:池中有神马,或交焉,即生骏驹。俗称之为‘滇池驹’,日行五百里。”马为先民较早驯化饲养的动物之一,在西南地区先民的生产、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,先民因其通人性,故称之为神马、天马。《华阳国志》记录东汉王阜政绩卓著时,先后两处将神马作为和甘露、白鸟相提并论的祥瑞,可见时人对良驹的崇拜。今云南马仍为我国重要马种之一,以其驮载能力持久、耐寒、耐粗饲、适应性强见称。

犀:《蜀志》:“(李冰)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。穿石犀渠,于南江,命曰犀牛里。后转为耕牛二头,一在府市桥门,今所谓石牛门是也;一在渊中。”据任乃强先生考证,此石犀的形象应该是耕牛(水牛),而非犀牛^⑥。耕牛作为先民驯化以利生产的动物之一,先民羡慕其力量巨大且能在水中自由活动,而对其产生原始崇拜。今西南民众亦认为耕牛有灵性,壮族还将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定为“牛魂节”,举行替牛安栏、敬蓄牛魂的仪式和活动,以表达对耕牛尊敬和崇拜之情。

4. 植物

桫欏:《南中志》:“兴古郡,……有桫欏木,可以作面,以牛酥酪食之,人民资以为粮。欲取其木,先当祠祀。”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传》:“句町县有桫欏木,可以为面,百姓资之”。注引《临海异物志》曰:“桫欏木,外皮有毛,似梧桐而散生。其木刚,作鋸锄利如铁,中石更利,唯中蕉根乃致败耳。皮中有似捣稻米片,又似麦面,中作饼饵。”又引《广志》曰:“桫欏,树大四五围,长五六丈,洪直,旁无枝条,其颠生叶不过数十,似棕叶,破其木肌坚难伤,入数寸得面,赤黄密致,可食也。”由于要得到桫欏面,必须砍伐整株桫欏树,相信“万物有灵”的先民对提供给自己食物的桫欏树保持着崇敬、感谢之心。今天的一些少数民族如纳西族、佤族和《华

阳国志》中所记的南中先民一样,仍然保存着在砍伐树木前,祭祀树神的风俗。

5. 矿产

铁神:《蜀志》:“临邛县,……有古石山,有石矿,大如蒜子。火烧合之,成流支铁,甚刚。因置铁官。有铁祖庙祠。”此铁祖庙祠当是在临邛冶铁业有一定发展基础上而建立的,祭祀将铁矿人格化后的“铁神”,以求得采矿、冶炼等生产过程的平安。后世冶铁行业崇拜的行业神五花八门,有太上老君、火神罗煊、从革侯等,未详临邛当时所崇拜为何人。

铜神:《蜀志》:“会无县,……(天马)河中有铜胎,今以羊祀之,可取,河中见存。”《水经注》:“会无县,……(骏马)河中有贝子胎铜,以羊祀之,则可取也。”此取铜矿石前祭祀者,当为铜矿人格化后的“铜神”。铜为古代铸币的主要材料,以其贵重而引起先民的崇拜,如古罗马人崇拜铜神 Aesculanius、日本人崇拜铜神八幡大神。

青石神:《蜀志》:“德阳县有青石祠。”此祠隋代尚存,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:“青石,东晋晋兴县。后魏改为始兴。隋改始兴为青石,以县界有青石祠也。”任乃强先生对青石祠考证颇细,此祠即先民开采青石前祭祀青石神灵之处^⑦。

(二) 灵魂崇拜:灵魂是先民们所认为附于每个人肉体的精神或心意之灵,在人死亡以后,灵魂会继续存在。从《华阳国志》的记录来看,在西南地区受民众崇拜的灵魂,分为以下几个部分:

1. 古代王侯

禹:《巴志》:“江州县郡治。涂山,有禹王祠及涂后祠。”大禹生于石纽,娶涂山氏于江州是在巴蜀大地广泛流传的传说。大禹以其治水功绩受万世敬仰,作为大禹重要活动地点的江州,顺应民众崇拜心理,为大禹及其妻涂山氏立祠加以祭祀当是理所当然之事。巴蜀地区对大禹的崇拜,在今天仍能看到。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,有原建于乾隆年间的湖广会馆,又名禹王宫,内供大禹像,现仅存大殿。其中楹联:传子即传贤,天下为公,心同尧舜;治民先治水,山川永奠,泽重湖湘。意在歌颂大禹功绩,当是湖广移民亦有对大禹崇拜,与四川本土崇拜相结合

的产物。

在传说的大禹故乡，对大禹的崇拜更甚。《蜀志》：“广柔县，郡西百里。有石纽乡，禹所生也。夷人共营其地，方百里，不敢居牧。有过，逃其中，不敢追，云畏禹神；能藏三年，为人所得，则共原之，云禹神灵佑之。”大禹的生地成为了圣地，普通民众不敢在其中生产、生活，甚至罪犯逃入，都不敢加以缉捕。对大禹的原始崇拜和敬畏已到无以复加之地。

鱼凫：《蜀志》：“次王曰鱼凫。鱼凫王田于湔山，忽得仙道。蜀人思之，为立祠于湔。”关于鱼凫王的历史资料甚少，后世学者普遍认为鱼凫是部落名。《蜀王本纪》说：蚕丛、柏灌、鱼凫，“此三代各数百岁，皆神化不死。其民亦颇随王滑去，鱼凫田与湔山得仙，时蜀民稀少。”蒙文通先生解释“这一资料，可理解为鱼凫是一个部落，为杜宇别一部所侵，遂退入西山”^⑧，段渝先生更加明确指出“所说鱼凫田于湔山，是指其军事行动，而忽得仙道则是隐括其败入湔山”^⑨。鱼凫王为杜宇所败，但民众对前政权仍有眷恋，于是称其得道成仙而立祠祭祀。

杜主：《蜀志》：“后有王曰杜宇，教民务农。一号杜主。……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。”任乃强先生考证：“杜，古与土同音。解放前四川各县城乡皆有土主庙。人莫知何神也。大都为农民所敬奉。由巫师传其为保护农牧之神。盖即杜宇。”^⑩杜宇即是布谷鸟，春季鸣叫之声若“布谷”，与农时相合，民众遂有此崇拜。

蜀侯：《蜀志》：“蜀人葬恽郭外。……为蜀侯恽立祠。其神有灵，能兴云致雨。水旱祷之。”又“成都县，……有蜀侯祠”。《太平御览》卷11引《蜀本纪》：“秦王诛蜀侯恽，后迎葬咸阳。天雨三月，不通，因葬成都。故蜀人求雨，求蜀侯必雨。”蜀侯恽蒙冤自杀，蜀人或怜其冤，故有此崇拜。

2. 修炼成仙：蜀地是道教的发源地，修道之人不少，这些修道之人死后，民众也立祠加以祭祀。

张府君：《巴志》：“江州县，……北水有铭书，词云：‘汉初，犍为张君为太守，忽得仙道，从此升度。’今民曰张府君祠。”任乃强先生考证飞升度化，为晋代道教徒的说法，推测此张太守

不乐政事，常去江州大禹庙修养，死去后民众谓其升度成仙^⑪。

唐公房：《汉中志》：“褒中县，……有唐公房祠也。”《博物志》曰：“唐房升仙，鸡犬并去。”《水经注》：“川有唐公祠，唐君，字公房，成固人也。学道得仙入云台山，合丹服之，白日升天，鸡鸣天上，狗吠云中。”一人得道，鸡犬皆能升天，民众加以崇拜以求升天之情不难想象。

王乔、彭祖：《蜀志》：“武阳县，郡治。有王乔、彭祖祠。”《淮南子》注：“王乔，蜀武阳人，为柏人令，得道而仙。”《类说》：“益州北平山上有白虾蟆，谓之肉芝，非仙才灵骨莫能致也。王乔食之得道。今武阳有乔仙祠。”彭祖是以长寿闻名的修道仙人，武阳辖今彭山、新津等地，今彭山有彭祖诞生地之传说。此当为两祠，非一祠祭祀二仙。

3. 先贤：此类受先民崇拜的灵魂包括施政惠民的官员和有卓异品德的普通人，先民们相信这些人由于其生前的善行，死后会变成可以保佑民众的低级别神明。

冯緄、李温：《巴志》：“宕渠郡，……緄、温各葬所在。常以三月，二子之灵还乡里，水暴涨。郡县吏民，莫不于水上祭之。”《水经注》：“潜水县，有车骑将军冯緄、桂阳太守李温冢。二子之灵常以三月还乡，汉水暴长，郡县吏民莫不于水上祭之，今所谓冯李也。”冯緄，《后汉书》有传，生前拜车骑将军，年少有以智救父的孝行。李温，《后汉书》无传。常璩称其二人“建功立事，有补于世”，两人以其施政惠民而受民众崇拜。

朱遵：《蜀志》：“武阳县，……有朱遵祠。”又《公孙述刘二牧志》“犍为朱遵，绊马死战，赠以将军，为之立祠。”又《广汉士女》：“白虎狂僭，乱离斯圯。孝仲繫马，社稷是死。朱遵，字孝仲，武阳人也。公孙僭号。遵为犍为郡功曹，领军，拒战于六水门。众少，不敌，乃埋车轮，绊马，誓必死。为述所杀。光武嘉之，追赠复汉将军。郡县为立祠。”《太平广记》引《新津县图经》：“汉朱遵仕郡功曹。公孙述僭号，遵拥郡人不伏。述攻之，乃以兵拒述。埋车绊马而战死。光武追赠辅汉将军，吴汉表为置祠。一曰：

遵失首，退至此地，绊马讫，以手摸头，始知失首。于是土人感而义之，乃为置祠，号为健儿庙。后改勇士祠。”朱遵因其不与公孙述政权合作，力战而死，受到了东汉政权的嘉许，同时也感动了百姓，官民共同为其立祠。

韩原素：《蜀志》：“犍道县，……有韩原素祠。”任乃强先生认为韩原素即是《犍为士女》中的韩姜^⑨。《犍为士女》：“韩姜自财，后旌其冤。韩姜，犍道人，尹仲让妻也。二十让亡。服除，资中董台，因从事王文表弟求姜。不许。台门生左习、王苏以为姜可夺，教姜家言母病，迎还韩氏，因逼成婚。姜闻故，自杀。太守巴郡龚杨哀之，杀习、苏以报姜死。”此为妇女“从一而终”思想产生后，为宣扬贞妇所立之祠。

张翕：《蜀志》：“后太守巴郡张翕，政化清平，得夷人和。在郡十七年卒，夷人爱慕，如丧父母，苏祈叟二百余人，齎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，起坟、祭祀。诏书嘉美，为立祠堂。”《太平广记》卷262引《华阳国志》：“张翕，字子阳，巴郡人。为阴平郡守，布衣蔬食，俭以化民。自乘二马之官，久之，一马死一马病。翕曰：‘吾将步行矣。’夷、汉甚安其惠爱，在官十九年卒，百姓号慕，送葬者以千数。天子嗟叹，赐钱十万为立祠堂。后太守数烦扰，夷人叛乱。翕子璜方察孝廉，天子起家拜越雋太守，迎者如云。”任乃强先生附此文在《巴郡士女赞注残文辑佚》中。张翕以其政通人和受民众崇拜，这种崇拜还延续到其子张璜身上。

马忠：《南中志》：“忠在南，柔远能迓，甚垂惠爱，官至镇南大将军。卒后，南人为之立祠，水旱祷之。”马忠，《三国志·蜀志》有传，常璩评价“若乃先汉以来，范三侯、冯车骑、马镇南，皆植斯乡，故曰‘巴有将，蜀有相’也”。马忠以其在南中有效的治理，赢得了南中民众的喜爱，死后立祠祭祀。

文齐：《南中志》：“朱提郡，……先有梓潼文齐，初为属国。穿龙池溉稻田，为民兴利，民为立祠。”又《汉中士女》：“镇远敦壮，立勋南濒。文齐，字子奇，梓潼人也。孝平帝末，以城门校尉为犍为属国，迁益州太守。造开稻田，民咸赖之。公孙述时，据郡不服。述拘其妻子，许以公侯，招之。不应，乃遣使由交趾贡献河北。

述平，世祖嘉之，征拜镇远将军，封成义侯。南中咸为立祠。”和前文朱遵相同，因不与公孙述政权合作受东汉政权褒奖，官民共为其立祠祭祀。

罗衡：《先贤士女总赞论》：“杨、罗为令，遗爱在民。……罗衡，字仲伯，郫人也。俱师征士何幼正。……衡为万年令，路不拾遗，人家牛马皆系道边曰：‘属罗公。’三府争辟。拜广汉长。二县皆为立祠。”罗衡，正史不载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益部耆旧传》曰：“罗衡，字仲伯，为万年令，诛除奸党，县界肃然，民夜不闭门，系牛马于道傍，曰：‘以属罗公。’”罗衡以其政绩受到民众崇拜。

禽坚：《先贤士女总赞论》：“孟由至孝，遐叶睎风。禽坚，字孟由，成都人也。父信，为县使越雋，为夷所得，传卖历十一种。去时坚方妊六月。生母更嫁。坚壮，乃知父湮没，鬻力佣赁。得碧珠，以求父。一至南中，三出徼外，周旋万里，经时六年四月，突瘴毒狼虎，乃至夷中得父。父相见悲感。夷徼哀之。即将父归，迎母致养。州郡嘉其孝，召功曹，辟从事，列上东观。太守王商追赠孝廉。令李苾为立碑铭，迄今祠之。”《三国志·蜀志·许靖传》注引《益州耆旧传》：“成都禽坚有至孝之行，商表其墓，追赠孝廉。”常璩评价禽坚“精动殊俗”。其至孝之行得到民众认同，并加以祭祀。

王堂：《广汉士女》：“敬伯恺悌，树德播惠。王堂，字敬伯，郫人也。初临巴郡，进贤达士，举孝子严永、隐士黄错，及张璜、陈髦，皆至大位。民为立祠。”王堂，《后汉书》有传，以其政绩为民崇拜。

姜诗：《广汉士女》：“士游孝淳，感物悟神。姜诗，字士游，雒人也。事母至孝。母欲江水及鲤鱼脍。又不能独食，须邻母共之。诗常供备。子汲江，溺死，秘言遣学，不使母知。于是有涌泉出于舍侧，有江水之香，朝朝出鲤鱼二头，供二母之膳。其泉灌田六顷，施及比邻。公孙述平后，东精为贼掠害，不敢入诗里。时大荒饥，精致米肉与诗，诗埋之。永平三年察孝廉。明帝诏曰：‘大孝入朝，孝廉一切皆平之。’除江阳符长。所居乡皆为之立祠。”《后汉书》有《姜诗妻传》，记姜诗及其妻事迹。今四川省德阳市旌阳

区孝泉镇仍有姜孝祠祭祀姜诗，彰其孝行。

郑子真：《汉中士女》：“郑真岳峙，确乎其清。郑子真，褒中人也。玄静守道，履至德之行。乃其教人也，曰：‘忠孝爱敬，天下之至行也。神中五征，帝王之要道也。成帝元舅、大将军王凤备礼聘之，不应。家谷口，世号谷口子真。亡，汉中与立祠。’任乃强先生评价其“虽隐士，而其教人则勉以敬天、事人之道，与‘遗世独立’者不同”^③。郑子真，以其“玄静守道，履至德之行”而又有安邦思想受民众崇拜。

魂灵崇拜除了树立道德榜样外，还是打击政治对手的手段。《华阳国志》中记录“成帝时，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，漏卧侯愈，更相攻击。帝使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之。钩町、夜郎王不服，乃刻木作汉使射之。”

（三）图腾崇拜

图腾崇拜是先民的一种原始信仰，先民们相信自己的氏族和某种生物或非生物（如大石）有血缘关系，并将其当作祖先或神灵加以崇拜。同时，成为图腾的生物或非生物还被作为氏族的标志和象征。图腾崇拜在文献中早有记录，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郑子曰：“吾祖也，我知之。昔者黄帝氏以云纪，故曰云师而云名。炎帝氏以火纪，故以火师而火名。共工氏以水纪，故以水师而水名。太皞氏以龙纪，故以龙师而龙名。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，凤鸟适至，故纪于鸟，为鸟师而鸟名。”

关于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关系，学界有不同的说法，我们采用赵国华先生《生殖崇拜文化论》一书中的观点：“图腾崇拜文化一般属于人类生殖崇拜文化的范畴，是生殖崇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……研究图腾崇拜文化则必须从研究生殖崇拜入手，以研究生殖器崇拜为开端。”^④值得一提的是，图腾崇拜有一典型的“图腾感生”现象，指先民不晓生育的奥秘，将氏族繁衍生息的现象和图腾相联系。在常璩对南中先民的历史记录中，可以清晰辨析出这一现象。

1. 大石：《蜀志》：“每王薨，辄立大石，长三丈，重千钧，为墓志。今石笋是也。号曰‘笋里’。”又：“为妃作冢，盖地数亩，高七丈。上有石镜。”又：“成都县内有一方折石，围可六尺，长三丈许。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桥，亦有一折

石，亦如之，长老传言：‘五丁士担土担也。’”成都平原不产大石，而如此多的大石出现在成都绝非偶然。王小盾先生明确指出：“蜀国古帝开明王朝时候开始建立宗庙，每个国王死后，都要立一块三丈长的大石为墓志，现在称作“石笋”。——所谓“刊木”、“铜柱”、“石笋”，其实同牂牁神柱一样，都是男根崇拜的遗制。”^⑤何星亮先生认为后期作为“生育之神的石神观念”当是由早期的“图腾生育信仰”演化而来的^⑥。当时的蜀族当是以大石为崇拜对象，认为自身生命来自大石，是一种早期的图腾崇拜。这种大石崇拜，在今天成都的大石路、石笋街、五块石等地名上依稀可见。

2. 竹：《南中志》：“有竹王者，兴于遼水。先是有一女子浣于水滨，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，推之不肯去，闻有儿声，取持归，破之，得一男儿，养之。长有才武，遂雄夷濮，氏以竹为姓。捐所破竹于野，成竹林。今竹王祠竹林是也。”生于竹并以竹为姓，是典型的竹图腾崇拜。对竹王的崇拜在民众中影响极广，汉武帝开南中，为平定当地，斩杀了竹王后代，引起了民众极大不满，“后夷濮阻城，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，求立后嗣，霸表封其三子列侯。死，配食父祠。今竹王三郎神是也。”与此类似，彝族历来有彝人来自竹中的传说^⑦。今天川渝云贵地区地名多有竹王山、竹王祠、竹王庙之类，即是竹王崇拜的遗迹。

3. 龙：《南中志》：“永昌郡，古哀牢国。哀牢，山名也。其先有一妇人，名曰沙壶，依哀牢山下居，以捕鱼自给。忽于水中触一沈木，遂感而有娠。度十月，产子男十人。后沈木化为龙，出谓沙壶曰：‘若为我生子，今在乎？’而九子惊走。惟一小子不能去，倍龙坐。龙就而舐之。沙壶与言语，以龙与倍坐，因名曰元隆。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。元隆长大，才武。后九兄曰：‘元隆能与龙言，而黠，有智，天所贵也。’共推以为长。时哀牢山下，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，元隆兄弟妻之。由是始有人民。”上古音中，龙属东部、隆属冬部，两部音近。和竹图腾一样，触木生人，以隆（龙）为名亦是图腾崇拜的传说。先木后龙，暗示了哀牢图腾的变化。

关于蚕丛、鱼凫部落，学界普遍认为其曾以

蚕和鱼鳧为图腾，但我们在《华阳国志》中仅见其名，未见有关图腾崇拜的描述。

二、《华阳国志》中所记录的原始崇拜的特点

通过对《华阳国志》所记录的西南地区先民原始崇拜情况的简单考证，我们可以发现西南先民的原始崇拜有如下特点：

多样性：“万物有灵”的观点使得先民对身边的事物都怀着崇敬之心。大自然的山川、气象、动植物、矿产都以其不同于人类的自然属性，引起先民的好奇。在无法解释这些自然现象的状况下，先民都将其人格化，塑造出一个个神灵形象加以崇拜。而帝王、先贤又以其独有的功业和人格魅力引起先民的崇敬。先民生存条件恶劣，自身力量有限，泛神崇拜是为了求得与以神灵为代表的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共处。

渗透性：从前文可以看出，先民的原始崇拜具有极强的交叉渗透性。如对杜宇的灵魂崇拜中渗透着对农牧业赖以生存的土地崇拜；对蜀侯、马忠的灵魂崇拜中因“水旱祷之”，渗透着对雨神的崇拜；对冯缉、李温的灵魂崇拜中又渗透着对水神的崇拜。这种交叉渗透，缘于崇拜的功利目的。由于先民生存条件恶劣，崇拜的对象无不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，这些原始崇拜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自身、家人甚至整个家庭的利益，与后来具有普世救世观的宗教有显著区别。所以，一个对象往往寄托了先民多样的崇拜需求，从而形成崇拜的交叉渗透。

三、《华阳国志》中所记录的原始崇拜的社会功能

精神支撑：众多的原始崇拜给予先民以精神支撑，自认为神灵保佑下的先民在生产生活中有了更大的力量。《巴志》中先后记录了巴渝舞在武王伐纣和高祖兴汉时起到的巨大作用。后世巴渝舞成为了进入宫廷表演的战舞，我们认为巴渝舞的起源是原始崇拜祭祀时娱神的舞蹈。在战场上，巴人通过这种舞蹈祈求神灵的降临和保佑。常璩在《华阳国志》中明确记录了无畏的巴人在汉军中充任先锋，可见神灵保佑给予了巴人强大

的精神支持。

维护统治秩序：先民的原始崇拜成为了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。《蜀志》中记录汉代时“部尉府舍，以部御杂夷，宜炫耀之。乃雕饰城墙，华画府寺及诸门，作神仙、海灵、穷奇、凿齿。夷人出入恐惧。骡马或惮而起。”统治者利用了西南民众对神灵的崇敬之心，在城墙、府寺甚至建筑物的大门上都画上各样的神灵，普通民众由此产生对官府的畏惧心理。《南中志》记录诸葛亮平定南中时也利用了当地“征巫鬼，好诅盟，投石结草，官常以盟诅要之”的民俗，“为夷作图谱：先画天地，日月，君长，城府，次画神龙；龙生夷，及牛马羊；后画部主吏，乘马幡盖，巡行安恤；又画牵牛负酒、费金宝诣之之象，以赐夷”。诸葛亮以其高妙的统治手段，利用民众的原始崇拜，稳定了统治，受到民众的拥戴。

另一方面，普通民众原始崇拜中有忠于汉室的忠臣、行政有绩的能臣、孝行感天的孝子、从一而终的贞妇，无不显示出褒奖“忠孝节义”的意味。这些价值观在民众心目中的树立，也将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。

（责任编辑：又小易）

① 本文所引《华阳国志》文字，以任乃强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为准。

②③④⑥⑦⑩⑪⑫⑬ 任乃强：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版，第135、159、92、136、170、119、31、178、603页。

⑤ 费尔巴哈：《宗教本质讲演录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版，第30页。

⑧ 蒙文通：《巴蜀古史论述》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版，第45页。

⑨ 段渝：《四川通史》第1册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1年版，第33页。

⑭ 赵国华：《生殖崇拜文化论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0年版，第348页。

⑮ 王小盾：《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版，第122页。

⑯ 何星亮：《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》，上海：三联书店上海分店，1992年版，第351页。

⑰ 朱文旭：《彝族原始宗教与文化》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1—19页。